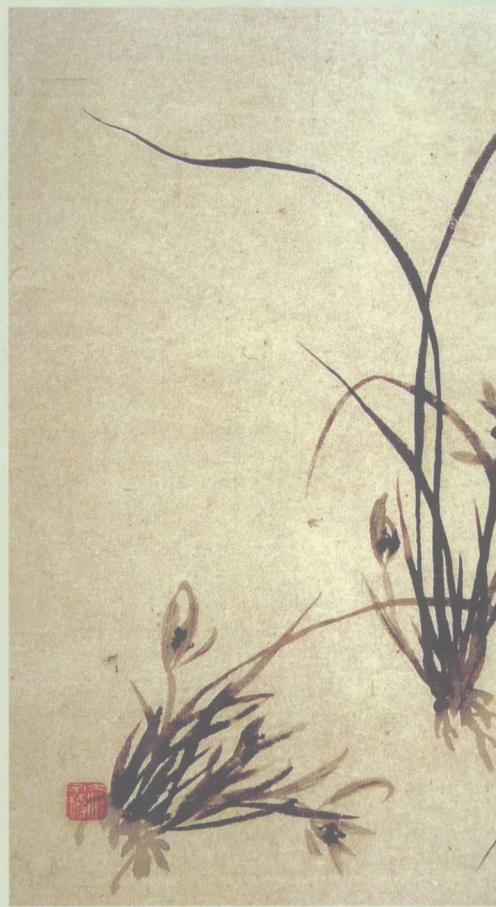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学散步丛书

生生之美

Shengsheng zhi Mei



方东美 著
李 溪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美学散步丛书

江 溶 朱良志 主编

生生之美

方东美 著
李 溪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生之美/方东美著;李溪编.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2009.1

(美学散步丛书)

ISBN 978-7-301-14864-8

I. 生… II. ①方…②李… III. 美学—文集 IV. B8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11362号

书 名: 生生之美

著作责任者: 方东美 著 李 溪 编

责任编辑: 艾 英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4864-8/G·2574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

电子信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装帧设计: 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者: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30mm×980mm 16开本 22.5印张 350千字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美学的散步 (代总序)

宗白华

散步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行动，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，没有系统。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，讨厌它，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“散步学派”，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。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——庄子，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，观看着鹏鸟、小虫、蝴蝶、游鱼，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：驼背、跛脚、四肢不全、心灵不正常的人，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·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“戏画”，现在竟成为“画院的奇葩”。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、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。

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，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。

无论鲜花或燕石，不必珍视，也不必丢掉，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。

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

(代序)

我们将中国文化与西洋近代文化相比，便可以看出西洋近代文化中科学精神渗透到文化之各方面，而在中国文化中则艺术精神弥漫于中国文化之各方面。

西洋的哲学方法重思辨，重分析。中国的哲学方法重体验，重妙悟。艺术的胸襟是移情于对象与之冥合无间，忘我于物，即物即我的胸襟。艺术的意境之构成恒在一瞬，灵感之来稍纵即逝，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。中国哲学方法上之体验在对此宇宙人生静观默识，意念与大化同流，于山峙川流鸟啼花笑中见宇宙生生不已之机，见我心与天地精神之往来。这正是艺术胸襟之极致。中国哲人之妙悟哲学上至高之原理，常由涵养功深、真积力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，不得推证，不容分析，当下即是，转念即非。这正如艺术意境之构成，灵感之下临于一瞬。

艺术是以物质界的形色声音象征吾人内心之精神境界，艺术作品也就是吾人内心精神境

界之客观化，——吾人内心精神境界在物质界投下之影子。所以艺术创作即是沟通内心外界，精神与物质，超形界与形界之媒介。艺术精神融摄内心外界，精神与物质，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，而使人于外界中看见自己之内心，于物质中透视精神，于形而下中启露形而上。而中国主要哲学儒家哲学之内容正在合内外之道，和融精神物质之差别相，于形色中见性天，即形下之器以明形上之道。中国的道家哲学亦以道为无所不在，而不以之为超绝，要人于蝼蚁稊稂中见生天地之原理。儒道二家正同是最含艺术性的哲学学说。

中国缺乏纯粹自然科学，然而中国医学亦中国文化之一主要方面。中国之医学不重解剖，治病不用温度计等客观仪器以测验病状，但凭切脉与望气色似极主观的方法，而善医者即能透识病原，起死回生。这正本于善医者以手切脉，即以自己生命之情移入病人生命与之冥合无间，指腕相触，血脉同颤，遂能知道病之症结，不待X光而如见肺肝。这正是艺术化的医学。

中国宗教对中国人生活之重要亦不似西洋宗教对西洋人生活之重要。中国原始信天之宗教，孔子以后即在上层学术文化中失势，而代之以祖先之宗教。但是中国圣贤虽教人尊祖祀先而于鬼神之存在却并不加以肯定，但言祭神如神在，重在教人于祭祀之际于先人“思其居处，思其笑语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乐，思其所嗜，入室俨然必有见乎其位，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音声，出户而听，忉然必有闻乎叹息之声”（《礼记·祭义》）。这全重在使子孙之精神与父母祖先之精神宛然再遇，使子孙不忘所自生，反本复始，民德归厚。而祭祀之中重事死如事生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形，正是一种用艺术的想像于道德陶冶之中，使祖先之宗教成为诗的宗教。

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人格理想是圣人，圣人是各方面精神能和谐圆满发展至极致的人，所以修养之重致中和，而中和正是艺术中所谓复杂中之统一。中和是合刚柔之相反而统一之，所以君子比德于

玉，温润而又坚刚。人格之和谐完满的发展恰如音乐之高下抑扬韵律天成，所以孟子比孔子为金声玉振，而圣字亦从耳，六德仁义圣智中和之教原为司乐所掌。中国文化中之理想人格是含音乐精神与艺术精神之人格，所以中国之道德教育是要人知善之可欲，进而培养善德，充实于外，显为晬面盎背之美。中国之最高人格理想正是化人格本身如艺术品之人格。

中国政治之最高理想是大同之世，协和万邦，四海一家，家庭之本身即一自然艺术品，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，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”，在家庭中有无声之乐。中国哲人欲以家庭之精神运用于政治，化国与天下中一切人之关系而成为父子兄弟的关系，这正是要使天下人好合如鼓瑟琴，令世界交响着无声之乐，而化整个人类成为一部交响乐队。这正是中国人的艺术精神之最广大的应用。

当此世界沦于浩劫：到处交响着的不是音乐而是炮弹的恐怖声音的时候，使我们怀想着中国之伟大的政治理想，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，同时想到艺术精神本身之可贵，亦同时想到中国艺术家的责任之远大，所以我们出此专号来表示我们对于艺术的尊重。

（原载重庆《文史杂志》卷三第三、四期合刊，1943年2月。）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美学的散步（代总序）

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（代序） /1

| 第一编 哲学三慧 |

哲学思想缘何而起 /3

哲学三慧 /32

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 /52

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 /60

| 第二编 广大和谐 |

中国人的智慧 /88

宇宙论的精义 /115

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 /137

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 /168

| 第三编 生命情调 |

生命情调与美感 /187

生命悲剧之二重奏 /211

文学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之异趣 /272

诗与生命 /277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| 第四编 民族美质 |

中国艺术的理想 /287

价值与生命 /310

老子论“道体” /314

华严宗的宗教精神 /323

从新儒家哲学赞叹我民族之美质感 /330

编者后记 /343

第一编 哲学三慧



哲学思想缘何而起

“……自古以来，有有法之天下，有有情之天下。”

“何自有情因色有，何缘造色为情生。如环情色成千古，艳艳
荧荧画不成！……”

转华夫人语，见《西青散记》卷四。

哲学思想缘何而起？人们提出这个简单有趣的问题，约有三种不同的动机。一、蓄鄙视之意；二、存质疑之心；三、具求知之诚。兹且分别言之。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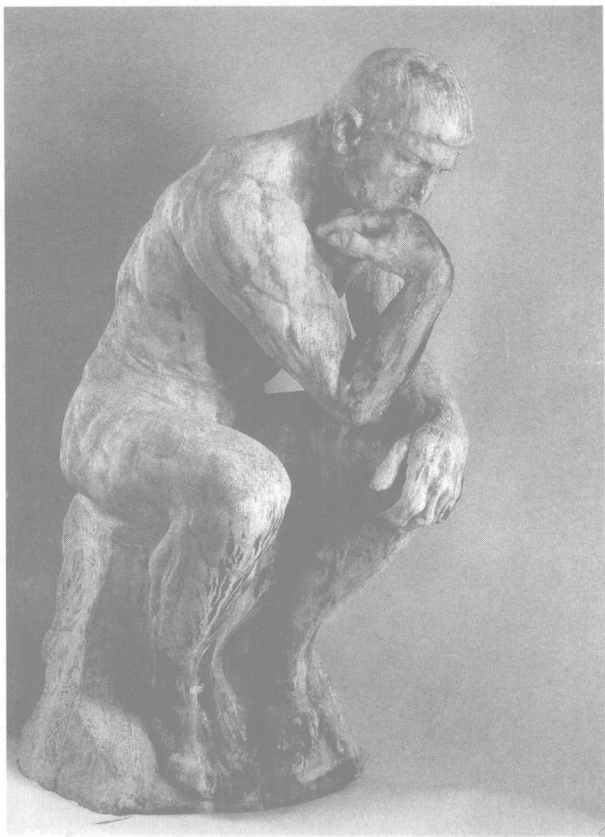
十七世纪以前，知识分工的需要尚未显著，哲学简直统摄一切知识系统而为之宗主。近代所谓物质科学、生物科学、心理科学、社会及文化科学等鲜有能轶出其范围之外者。希腊哲人辈出，上自天象，下至人事，一一揽取拮掇，穷诘而笃论之，构成伟大庄严的哲学系统，吾人对之，惟有欣赏赞叹，从未敢耸鼻作色，鄙夷其所

为者。当时所谓哲学的研究，志在穷搜宇宙之义蕴，摘抉至理，发舒名言，悬为正鹄，向导人生，可贵哉哲学！希腊人讪笑文艺家之晦涩浅薄者有之，指摘科学家之偏狭武断者有之，独于爱智之哲人则奖许备至。毕达哥拉斯（Pythagoras）视音乐为心神之洁药，其喻哲学之高洁也，特以珍贵的音乐擬之。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称道伊索克拉底（Isocrates）之为人，亦曰斯人盖富有哲学意味者。柏拉图（Plato）目击当时政治之腐化，恨无“德合一君而征一国”之哲王。此种风尚降及罗马，犹未稍衰。西锡乐（Cicero）之言曰：“哲学，人生之导师，至善之良友，罪恶之劲敌！假使没有你，人生又值得什么？”哲学之尊严于斯可见。中世纪西洋文化颓废，哲学高潮渐次衰落，然而哲学一科仍席曩日余威，为百学之冠，诸君试观欧洲中古著名大学课程之编制，便知吾言之不虚了。

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，知识系统渐次分化，百学竞出，直至现在，一般人科学万能之梦犹酣，哲学之威势，渺然不可复见。于是向之以哲学称誉人者，今且引为揶揄之词矣。科学中人每一谈及哲学，辄曰：是繁琐的谰语耳，是空疏的诡辩耳！甚且有喻哲学家为盲人，镇日于暗室中寻伺黑猫，始终摸不着头脑者。治哲学者抚今追昔，百感丛生矣！

哲学研究之对象，以实证科学之绳墨衡之，视之不可见，听之不能闻，转之不得其体，穷之不可致诘，用之不切人生。自科学家看来，哲学思想淡乎其无味，惨乎其无神，出诸空言，依于无据，究竟是哪里来的？科学家这种藐视哲学的态度，细分析之，约有下列数层理由：

一、科学是具体的，哲学是抽象的。法人柏德罗（Berthelot）说得好：“实证科学之于物象，不求第一因，不证最后果……只依观察与实验的方法，搜求事实，叙述之，比较之，以阐明其关系；科学所得之普遍的事实，例有观察与经验为之证明，为之保障，故



【法】罗丹 思想者

不失为确切的真理。”反观哲学，不曰求万变之本源，即曰穷宇宙之究竟，以言对象，则恍惚无物；以言方法，则游荡失据。

二、科学是进步的；哲学是板滞的。科学有显著的对象，有客观的方法，一事之探讨，人人得而证验之，以明其虚实；一理之发明，人人得而增益之，以广其流传。旷观古今，科学之进步俨然成一全整的条贯：凯卜洛（Kepler）发明天体运行三大定律，牛顿（Newton）即据以计算万有之摄力；牛顿有力学之厘订，瓦特（Watt）即据以发明蒸汽机，促成近代工业大革命；达尔文（Darwin）演化论一出，而社会组织之源流，文化历程之进展，

一一得其真诠，于是人类学，社会学及其他文化科学上之发现，日新月异而岁不同；迈克尔生，毛勒（Michelson, Morley）一有测光之实验，而爱因斯坦（Einstein）的相对原理遂得所凭依，引起新物理学之产生。凡此数例俱能证明科学上长足的进步显有不断的线索。再说到哲学，可怜！一个有无的问题，一个因果问题，一个神的存在问题，一个知识之起源与效力的问题，一个宇宙有无终始的问题，一个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，亘千百年迄无定论。同一问题，甲乙聚讼；同一学派，左右立异；无是非之正鹄，无真伪之准绳，无价值之格律，无善恶之轨度，古今哲学家所赐予吾人者，只是一套迎拒不见首尾的循环论证。

三、科学是批评的，哲学是武断的。科学搜求物事，别异同，辨繁简，定质量，鉴纯疵，证虚实，明指归，故能启示定律，执已然之事，谕未然之理。科学所以能臻此高明之域者，由于不囿于成见，处处依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阐明真理。哲学家往往穿凿私智，不计客观事例之然否，漫以渺茫的原则含赅一切。戴东原先生所谓“宋以来儒者……于天下之事也，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，而事情原委隐曲，实未能得……”其弊也，“依于传闻以拟其是，择于众说以裁其优，出于空言以定其论，据于孤证以信其通……”（见《戴东原集》卷九）凡此所言最能切中哲学之失。

四、科学是有实利的；哲学是不切人生的。自最粗浅方面言之，原始民族不解科学原理，谬信自然界一切物象，俱有神力左右其间，于是天神地祇雷公电母以及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之鬼魅，随处令人震慑，产生种种狂妄的宗教，怪异的迷信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人类处处有畏死之心，无乐生之趣。等到科学之光炳然大明，于是向之受制于自然物者，今则转而自运智能，发明技巧，征服自然，控制物力了。再进一步看，应用科学上有蒸汽机之发明，遂引起近代工业大革命。当手工业时代，百人力作，尚不能供一人之求；今

则数人操持利器所产业物，转嫌供过于求。当电学尚未昌明时代，百里之程，穷日之力，犹或不达；今则舟车交错，无徒步之劳便可日行千里了。他如鱼雷艇之潜游海底，飞行机之上接云天，辽空之写影，无线之传声，哪一种不是科学所赐的实利？至于哲学呢，宇宙之初因已寻着否？世界之归宿已明了否？人生之疑团已剖白否？意志之自由已确定否？唯神唯物之争论、唯心唯实之纷辩、真伪之分、美恶之别、一多之讼、物我之际，这些迂远的问题，何日始得解决？纵有哲人巧为说辞，于实际的人生究有何益？

上述几种反对哲学的理由，自表面上观之，似觉有真凭实据；然而细察这些论证，却隐含一种假定，这便是：科学与哲学是两件绝对不同的东西，因此科学家遂将思想系里的优点据为己有，漫把那些弱点统归之哲学。实则自有史以来，科学与哲学的分野并非若是之明了，希腊罗马无论矣，即如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如伽利略（Galileo）、笛卡儿（Descartes）、牛顿、莱布尼兹（Leibniz）、康德（Kant）、达尔文、爱因斯坦等，哪一个不是哲学界与科学界所共许的表率？现今一般科学家因受十九世纪知识分工之影响，独自囿于一隅，不知科学里有哲学，哲学中有科学，何所见之不广也！

科学家对于哲学所蓄鄙视之意固不足取，特其攻击之点亦颇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治哲学者故作充耳弗闻，亦殊不妥。兹特就上述数层略为解答：

一、科学不尽是具体的，哲学不全属抽象的。实证科学之进展，处处以具体的感相为所据，处处以观察，分类，计算，证验为技术，自是不可否认之事实，然而促成近代实证科学之进步者当首推数学。马文（F.S.Marvin）说得好：“自哥白尼天文学产生，直至牛顿死后，二百年间数学的精进实为近代科学及其显著成功之特征。……”岂仅这二百年间，实则直到现在，数学的发明仍为科学

进步之源。假使没有笛卡儿的解析几何，莱布尼兹、牛顿的微分，高士（Gauss）的级数论，康焘、培安诺（Cantor, Peano）的数论，黎曼、罗巴捷夫斯基（Riemann, Lobachewski）的非欧几里得几何，近代科学又呈什么状态？然而近代数学全部的系统从希腊毕达哥拉斯实物的数学、欧几里得（Euclid）实物几何学里解脱出来，都是极抽象的。“数学……只探求完全脱离人生、时间、距离的系统，只研究纯数的法象世界，它的超时间的真确性——不依事实的基础——是不能经验的，只能用因果的逻辑才能知道。”简言之，数学是超脱知觉的实相的，“它的对象不是实验的事实”（潘卡雷Poincaré语），“数学的要点是……在数学的境界里，我们遗弃特殊例证，摆脱一切特殊的实物……研究纯净的数学者，只落在完全的，绝对的抽象境界里”，“数学的真确性只依据它的完全的共相”。近代数学一方面为各种科学之王（高士语），他方面却又最富有哲学意味，科学家难道因为它的立足点是绝对的抽象，便摒诸科学之外吗？

更进一层说，我们在任何物质科学的推论里，都可以看出三种抽象的步骤：一、科学家先就具体的经验里，把实物提出来，类别之，比较之，厘订时空的律例，以明物象之所在与特性；二、再就这些物德的相互连锁处着想，规定较致密的律例，说明它们的因果关系、数量关系；三、更把这些物德一步一步地化繁为简，除去一切时空数量的偶性，便得到精纯的科学物象了。试问数学上的空点时点，物理上的电子，化学上的依洪（ions），不是由这种极复杂抽象的历程里产生的么？自方法论的观点看起，我们可以得着几层要义：抽象是科学技术的实质。假使科学与哲学不是绝对冲突的，（我们确信不是的，）哲学的求知纵带些抽象的色彩，并无过犯可以指摘。况且科学并非绝对抽象的。假使人类知识不是由武断得来的，我们在哲学上追求知识之起源、范围与效力，是何等扼要而具